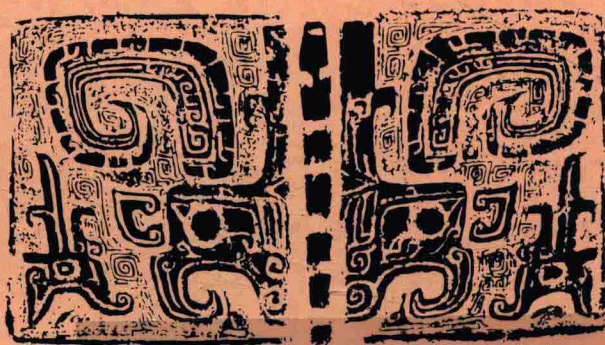


西北史地丛书【第三辑】

考

河海昆仑录

裴景福 |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西北史地丛书 【第三辑】

考

河海昆仑录

裴景福 |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河海昆仑录 / 裴景福著. —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6.1
（西北史地丛书第三辑）

ISBN 978-7-5078-3777-3

I. ①河… II. ①裴… III. ①游记—西北地区—民国 IV. ①K928.9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77085号

河海昆仑录

著 者	裴景福
责任编辑	赵 晶 廖小芳
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社 址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83139469 83139489[传真]）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100866
网 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艺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300千字
印 张	20
版 次	2016年1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16年1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78-3777-3 / K · 262
定 价	42.00 元

“西北史地丛书”第三辑出版说明

清朝中叶以降,随着国势衰退和社会矛盾的日益突出,大批学者开始关注西北史地的研究,先后涌现出祁韵士、俞正燮、徐松、龚自珍、何秋涛等一大批研究西北文化、关注西北史地的知名学者。他们从内忧外患的社会背景出发,提出了许多珍贵的思想和建议,形成了丰富、可观的西北史地文献。这些著作中,不乏对西北各地丰富的历史地理的记述、对有关地区历史问题的独特看法,亦有强国富民、解决西北民族矛盾的大胆建议。

当前,西部大开发正如火如荼地展开,百余年前中华民族先贤们留下的智力遗产有了再次发光发热的阵地。为此,我社组织有关专家,精心遴选了部分价值较高的作品,加以整理,改换成横排简体,加上新式标点推出,奉献给读者,希望为西部大开发贡献绵薄之力。

本丛书依据我社所选的原著版本进行整理、编辑,对原版中明显错讹处(文字、标点、印刷问题),径予改正,不再出注;对原版中只有句读、没有标点的,则按当今标点符号使用规范予以标点。

由于时代的原因,原作品中不可避免地夹杂有较多对西北少数民族的不尊重词汇和评价。本社在整理过程中,对其中少量无关宏旨的内容做了删除,并用“……”替代;对于其中如“回乱”、“回匪”、“回子”、“回逆”、“缠回”等词汇,由于直接修改会与原文的语境不合,且有违古籍整理相关规范,

故都予以保留，请读者朋友们在阅读使用时留意鉴别。疏漏之处，还请读者不吝指正。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15年12月

目 录

重印序·····	001
序·····	002
自叙·····	004
卷一·····	005
卷二·····	086
卷三·····	151
卷四·····	225
书《河海昆仑录》后·····	294
附录·····	296
唱和诗附录·····	297
裴大中景福传（录皖志列传）·····	308

重印序

光绪癸巳秋闱，余卷出霍邱裴睫阁师之房，其后师宰南海番禺，蒙招入幕，司笺札者有年粤东两首邑，号称繁剧，吾师举重若轻，治之裕如，曾以直言忤某藩司，后数年某藩司移督粤疆，甫莅位，即檄司撤参，诬以赃吏，穷治年余，毫无佐证，犹逼罚巨金，奏革职永戍新疆。吾师翛然物外，夷险一致，行更寒暑，虽极人世难堪之境，而处之泰然，途中山川道路风俗政教，凡所见闻，辄上下其议论，间或发为咏歌，声满天地，匪惟绝无怨尤，且能于患难流离之际，不乏省察克治之功，信乎义理之学之益人深也。戊申李肖峰侍御抗疏雪其冤，得赐还，余时由赣奉差至金陵，得与师遇，秉烛相对，真如梦寐。吾师出示《河海昆仑录》，读之狂喜，且得尽诵其诗，至《登嘉峪关城楼》末联云：“飞将神兵纷出塞，圣恩可许到伊犁。”不觉五体投地，盖师于粤中就道后，某督又奏请改戍伊犁，竟谓新疆藩司吴某，为裴某同年，在粤臬时极为相得，到新后必徇情优待，此真所谓又极之于其所往也，在他人闻之，尚不免于愤恚，而吾师之立言如此，其襟期可概见矣。此录经两翻印，风行海内，未几即罄，数年以来，远近驰书争索而无以应，时为惘然，因思吾师生前《睫阁诗钞》初集八卷，已由先兄寿荃精楷印行，脍炙人口，续集七卷，余亦于吾师身后印行之，叶遐庵且为之序，至吾师所著之《壮陶阁书画录》二十四册，视孙北海、高江村尤为赅博，而卷帙繁重，不易付之剞劂，近亦商得中华书局排比，不久可以行世，今复将此录重印，以广流传，死生契阔之感，庶几可以稍慰也夫。丙子冬月门下士金保权谨序。

序

霍邱裴伯谦同年，以事谪戍新疆，制二青布囊以自随。自光绪乙巳三月二十七日发广州，至丙午四月八日抵迪化，起讫一年，行一万一千七百余里。道途之所经历，耳目之所遭逢，心思之所接斗，逐日为记，悉纳之囊中。其长言之不足者，更缀之以诗，以道其志。事之所寄，书成都十七八万言，厘为四卷，名曰《河海昆仑录》，而问序于余，曰：“子善为文者，得君一言足以豪矣。”余观曩者学士、大夫纪行之作，大都镌镂山川景物，考证古今，以博雅炫名当世。伯谦之为是录也，其于行特迹焉者耳。横之而为宇，纵之而为宙，蕃然而有成亏者为物，赅然而有常变者为事。小之至于莫破，大之至于无剽。见见闻闻，一切感突，触之于心，应之于手，滂沛胸臆，流湲唇齿。儒行而道蕴，庄语而谐辞，妙物为言，籍外为论，连犴络绎，切理饴心。呜呼！其知道者耶？其所谓参差淑诡，充实而不可以已者耶？余既读而善之，而又诺为之辞，以谕世之知是书者，久之而未有以应也。戊申之夏，余患乳疽，延医视之，曰：“吁乎殆哉！此乳岩也。魂失其宅，痒忧以思，结轳在中，维肉之疵，壮木侮土，洞胸达脾，出而不返，鬼要之期。”余曰：“死生适也，此不足为吾病。吾病夫生而无言以应伯谦，而伯谦亦卒以不得余之一言为憾也。夫伯谦遭人生不测之祸，处难堪之境，而仰高俯下，夷然泰然，长歌琅琅，声满天地，且其于是行也，深以壮游万里，得践河海昆仑之谿，为平生幸事。此非入水不濡，入火不热，烈风雷雨不为变，万恶横至而不以滑成者，其孰

能与于斯哉！嗟乎！以余之视伯谦，其遭之顺逆，心之戚愉，几不可同日语，而今日之病乃相反若此，学养之浅深，器宇之广狭，岂不远哉，殊自愧耳！”书此以质伯谦。伯谦其庶几有以广我而鞭其后乎？新城王树楠书于新疆布政使署之节爱堂。

自叙

纪文达为人题图云：“何当痛饮黄羊血，一上天山雪打围。”洪北江为人题图云：“便欲办鞦三日两，径从山协上昆仑。”未几俱谪西域。丙戌秋余留都门，有句云：“难从碧海求神药，再溯黄河问女牛。”及官番禺令，吟旧靴句云：“一笑何时便脱去，芒屨蹶起到昆仑。”今亦踰岭海而西，渡江沂河，步二公后尘，放乎昆仑之墟，言为心声，几之先动，有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至者，因举途次所得，汇为一编，取前诗之意，眉曰《河海昆仑录》云。光绪三十二年丙午闰四月朔西域戍卒裴景福识于北庭戍所。

卷一

光绪壬辰秋，仆以户部主事改官知县，分广东。十月出都，过天津，家君时充北洋武备学堂监督，留数日，航海至江南无锡度岁，仲弟先客锡也。癸巳二月，于上海航海赴广州报到。十月，请补陆丰县知县。乙未二月，履任。十二月，调署番禺县，丙申正月履任。八月调补潮阳县。己亥三月交卸，四月到潮阳本任。十二月调署南海县，庚子三月履任。壬寅，大计保卓异，七月实授是缺。癸卯四月，德制军保荐人才，以道员并案送部引见，未行。闰五月丁未，署理两广总督岑制军莅任。越二日，檄司撤任。七月，制军急密电奏：“天下贪吏莫多于广东，而南海县知县裴某尤为贪吏之首。该令才足济贪，历任督抚或受笼络，或贪其馈送，咸相倚重，又熟习洋务，每挟外交以自重。撤任后，臣到广西，有某领事向臣称道其长，意在请托。似此贪吏，若仅参劾，令其满载而归，尚不足蔽辜，应请革职，由臣提讯追赃”云云。原奏甚秘，未见抄报，据友人传述，大略如此。奉电旨：“裴景福著暂行革职，檄司提讯，务得确情，据实具奏。钦此！”旋调查南、番两任讯断各案卷宗，无隙可指，又派员密访赃案，亦无证据，乃檄按察使程仪洛、雷琼道、向万铤传讯。廉访问余曰：“大帅谓尔贪赃？”余曰：“然，随夷混兮跖、跖为廉。东汉党人、东林党人、国朝陈恪勤、张伯行、蓝鹿洲，当时上官皆指为贪赃，何况区区。”廉访怒目相视，曰：“东邻西邻，与尔无干。”乃罢。越日传谕，罚鍰十二万元，收番禺县署。追缴时，同收者潘总兵瀛、陈总兵桂林、

李副将世桂、参将丰泰、全太守照、李直牧家焯、叶大令麟书。初制军察吏，谓广西贵县知县陈景华为酷吏首，余为贪吏冠。景华，广州人，以举人改官知县。粤西匪起，纵横蹂躏，官民不能自保，景华初任某邑，严缉捕，布威信，巨盗有投诚者收之帐下，得三百人。以盗攻盗，无漏网者。饷械支绌，毁家资济之。治盗类酷吏，而保民如赤子。贵县多盗，景华下车，三月盗息，门不夜关，道不拾遗。陆乾、傅赞开，南海盗魁也。文武久捕不获，闻余至，求投首，立功赎罪，因为请于李文忠，许之。陆为盗，多越境剽劫广西，案如积鳞，曾悬万金购之，既就抚，余即责以捕盗，南海、西江一带稍安。制军闻陆名，携之西行，欲借以招安群匪。贵县盗首某某，陆之旧伙也，径往招之。景华觉，捕得之。鞫陆无招抚文书为证，复狡悍，遂诛之。制军怒，发令箭，系景华容县狱。景华以亲老，愿带千人克期拔某贼巢自赎。制军曰：“谁偿陆乾命乎？”乃摭拾景华历任治盗严酷状，奏请杀之。奉旨正法。景华入狱后，旧部健儿不肯散，闻耗，乃逾垣穿穴，强背之去。制军勒容县令王某严缉，不能得。王亦自戕。八月庚午，余上书东抚李中丞，请设法踪迹陈，招之归，毋令志士伤心放弃，永沦异域。中丞不应。十月某日，全太守仰药自尽。太守字丙炎，浙江人。前办某厘厂差，因西匪梗塞，商旅裹足，短收数千金，制军谓其侵蚀公帑，猝遣小校三十人，往梧州拘之。至，太守早起，方短衣盥濯，小校入，揪其发以行，其妻号泣随之，及门，知不可留，乃拔一钗，褪一衫，予之，曰：“携此充橐膳。”至粤，收南海县署。入夜，无灯火，向守隶求之。守隶曰：“未闻罪人要供给也。”太守愤，夜作书致诸友，诉冤状，仰药卒。同官某，余肝膈友也，奉檄往相尸。相毕，过余斋，谆劝认罚醵，乞恩冀解免。余曰：“无论力不能及，义不应罚，果缴醵，必执为赃，未必能脱然也。”同官曰：“尔独不为老亲地乎？”乃相向出涕。甲辰二月，余缴罚醵四万元。复凑缴股票、衣物约三万元，力已竭。乙亥，制军密札善后局首府县，限三日缴足，若再延，即以军法从事。丙子，闻北海镇总兵郑润材因事自杀。钦廉匪势张甚，兵少不能制，请益兵，不许，而严檄督之。又有蜚语诬其弟与子纵匪扰民。润材曰：“吾为将二十年，不能见不平事。”

夜起，啮手枪饮弹，子洞喉而死。已死，犹直立，枪上齿痕深半米。润材乃前水师提督心泉尚书子，忠勇廉正，商民畏爱，为粤中将领第一。余所善也，设祭哭之，乃致书仲弟曰：“持法太急者，其锋不可当，又不足以死也。吾宁忍而避之。”三月庚辰朔，夜半归寓，与友人小酌，促姬人理襟被。小女八姑，方四龄，牵衣问曰：“阿耶何往？”余笑给之曰：“往省尔祖。”八姑乃握红枣数枚，置余怀曰：“耶，好食也。”天明出城，登澳门渡。将晚，抵澳。越三日，制军密布侦探，又派兵轮向澳督力索。余不得脱，愤极，欲蹈海而死，接家君严谕曰：“逃则永为异域之鬼，死则必加以畏罪之名。尔督乱至此，平日读书何在？速归。祸福听之可也。”余省悟。庚寅，自向澳督投到。制军飭广州府沈傅义、南海县姚绍书、番禺县刘能带同律师到澳，钩致奸民数人，皆予所惩治者，反颜诬陷，以为赃酷证。六月庚午，交回粤，系狱。七月己丑，改发广州府，经厅特别监所委员二视起居。乙巳正月，制军复奏，称：“广东吏治废弛，贪黷成风。臣抵任时，即访闻贪人之尤以南海县知县裴某为最。旋接据广东同乡京官等公函及在粤绅士商民指控其贪酷多款，有婪索致命情事，经臣于光绪二十九年七月间电奏参办，声明查得赃私实据，当逐款勒追，以惩贪墨。”旋奉电旨：“裴景福著暂行革职，由该署督飭司提讯，务得确情，据实具奏，钦此！”钦遵当飭广东按察使程仪洛传讯原被证佐人等，调齐案卷簿据，认真查办。经该司按其赃私累万，草菅人命，亦非一次一事；而其贪酷之事，皆由门丁某某为之，过付助虐，飭令交出质证，而裴某纵令潜迹外洋，以为延宕幸免之计，屡具限状，卒不交出。臣因其狡谲，当令发交番禺县看管押追，詎裴某置若罔闻。所以必飭交出者，因裴某才足济贪，平日弥缝，极为周密，即如该革员在南海县任内设立站笼，站毙人犯改作病故者，先后共一百二十八名。交卸之前，将案陆续抽换，是欲于案卷求其贪酷实据，则案卷早经抽换，既不足以为凭。将执原告指控之款，以定爰书，而裴某又恃未能加以刑讯，狡不认供，故必须勒令交出过付助虐之门丁，始能定案。迟之又久，裴某仍不肯交。程仪洛乃查得其收受卢华富等四案陋规贿赂确有簿据者，总银二十二万四千二百余元，（按折内所称，卢华富等四案陋规贿

赂确有簿据者，即粤省赌商遵缴二成缉捕经费也。南海合属文武正佐弁差。按成摊派南署，每年得万余元。通行有案，因赌商收缴簿内有“南属”字样，臬司遂指为县官收受确据。)详请从重治罪。臣以为赃数如此其巨，厥罪甚重，惟过付未明，虽足以定该革员之罪，究未足以服该革员之心。某某为全案最要人证，该革员既抗不肯交，即将各案原告纷纷传质，徒多拖累，仍是讯结无期。当此广西军饷万分窘急之时，曷若重予罚醵，亦足以惩贪而益饷，乃量其贪囊所余，罚令缴足银两，再为奏乞恩施。裴某始而自认缴银十二万元，已陆续缴过四万元，既又变计，延抗不完。本年三月间，臣复札属飭催，裴某竟乘间逃往澳门洋界，延请律师，强词辩护，复唆其党羽，妄造谣言，谓臣派兵轮往攻澳门，将构成中、葡两国交涉。幸澳门总督办事认真，知广东商民皆恨之刺骨，不足袒庇，我外务部复与葡使力持于内，乃于六月由澳门总督仍将该官犯交回。此遵旨讯办裴某之大略情形也。臣复查此案，悬宕日久，皆由裴某不肯将过付之门丁交出，以致不能定案。其实该革员种种贪酷，虽能弥缝于案牍，实早传播于商民。方其撤参查办也，粤省人士无不交口称快，其逃往澳门也，粤省人士无不交口痛恨。其自澳门提回也，称快复如撤任查办时，观民情之好恶，从可知该革员居官之如何。该革员犹不独贪酷已也，最善倚外人以为重。上年甫撤任时，该革员即求广州口某领事前来浔州行营，向臣为之说项，继知无可解免，复借洋界为藏身之窟，始终欲挟外人之力，图抗国法而逞奸谋。综其贪酷狡谲，实属粤省官场败类之尤，即请立正典刑，亦不为过，姑念缴过罚醵，应恳贷其一死。相应请旨将已革南海县知县裴某从宽发往新疆，充当苦差，永不释回，以儆官邪而纾民愤。至该革员缴过赃款，业经拨兑广西军饷，另案造销云云。奉旨：“著照所请该部知道。钦此。”三月庚子，由粤起解，四月，制军复奏称裴某发往新疆，现任新疆藩司吴某系该革员拔贡同年，在粤官首县时，吴任臬司，交谊甚愜，到戍后必徇情优待，请改发伊犁。疏入，留中。仆以疏远小臣，躬蹈大咎，乃荷朝廷始终矜恤，得全要领，犬马余生，莫非出自再造，即使终老塞上，饮冰茹雪，固所甘也。

癸卯五月，南海解任后作：

翠林园柬张仲杰黎蔼如

翠林园里好销忧，扰攘何烦梦九州。
税驾安知鹏鹕喻，凝神便作马尻游。
蝶能变化恒依枕，鱼解深藏不上钩。
况有张宾兼李主，朝朝相对泛虚舟。

病起

病余睡起夕阳迟，野汐无声自入池。
万事到今那可说，百年过半欲何为？
移花香远啖蜂至，种竹林成怕凤知。
别有幽栖塞胸臆，拨云五岳付筇枝。

云锦泮观荷花时园主人新逝

携酒乘舟三日前，红妆翠盖剧鲜妍。
谁知昨夜秋霜紧，烟水萧疏接远天。

读相如文

汉皇英武真风雅，手笔长卿续《楚骚》。
宛马西来甘露降，神仙将相逊文豪。
长门哀怨向谁论，妙笔能回主上情。
但得黄金供取酒，何妨卧病谢公卿。
神游造化隘红尘，一赋凌云拟《大人》。
偶把姓名通狗监，略同方朔友星辰。

八月拘系后作：

东 斋

朝阳入东斋，阴翳生光彩。
斗室不盈丈，中有大瀛海。
万象互起灭，此心仍自在。
窗前松与筠，柯叶冬不改。
干霄青郁郁，劲气贯千载。
蒲苇卧荒溪，经霜色冻馁。
寻畦得晚菊，孤根抱蓓蕾。
淡泊乃本性，焉受尘埃浼。
俯仰随所寄，逐物真傀儡。

东斋，番禺署厅事后东偏老屋。余羁留其中已四阅月，偶至后园游览，就所见吟此。

在狱观书（二首）

清风满户牖，取用不论钱。
披襟负墙立，烦郁为之宣。
饱食手一卷，便到羲皇前。
营营苦何事，得一丧其千。（有人营救者，力却之。）

温饱五十年，童稚成老叟。
开眼见饥寒，对面不援手。
展卷遇古人，赧颜千载后。

一念便及物，况乃沾升斗。

重九寄弟

扫地焚香日又斜，年年佳节总天涯。

明朝特寄平安报，尚有诗情到菊花。

月夜闻鹤

墙角空林风露清，纱窗影落夜三更。

踏枝睡雀寒生噤，老鹤摩天唳月明。

潮阳县署黄老相公祠诗（并序）

老相公，明末潮阳令君幕宾也。崇祯甲申，令君先死寇难。六月，老相公闻国变，具衣冠，沉所居井，殉焉。井在署内，邑人覆井建祠祀之，灵异屡著，官民敬礼弗衰。光绪己亥四月末，余初下车，谒祠，撰联云：坠日抱虞渊，秋雨莓苔生井甃；招魂视湘水，春风兰芷采江皋。复欲咏一诗以称相公赴节之意，簿书填委，迄未握管。逾年调任南武去，耿耿襟抱。今年因事久系五羊，秋风已过，冬夜渐长。一夕，舍弟来视余，偶话曩迹，别后翦灯枯坐，微风扣帘，和以虫语，境与心会，成此长句，拟刻片石寄潮嵌祠壁，以酬夙诺。夫沧桑之际，逸民义士，埋血九幽，冥没阒寂者，所在恒有。后之人闻什一于千百，莫不心降神耸，森毛竖发，其英魂毅魄，足以振疲茶而起顽懦也。如黄老相公者，名虽未显于史册，而邑之士大夫与官斯土者，揽山海形胜，抗慕往哲芳躅，其于韩昌黎、文忠烈，仰之如泰山北斗，而于相公亦几以传说列星视之，可为海滨光宠矣。明季朝士拥节钺，居纶阁，纁青拖紫，尊位重禄，一旦临难，有赧颜贼庭者，相公当日以草莽布衣佐县幕，无尺土之责，升斗之俸，独慷